

## 第二十七章 莫干山

经英国驻华公使蓝浦生 (Miles Wedderburn Lampson) 调停的“上海事变”给上海周边地区带来了数年太平。在此期间，虽然又发生过日本陆战队士兵在寰乐路（多伦多路）被枪杀、吃过亏的华人慌忙收拾行李逃往公共租界的恐慌，毕竟以日本宪兵在北四川路、狄思威路（溧阳路）一带搜查行人收场，没有爆发成军事冲突。在此期间，英国政府放弃了汉口、镇江租界，并且贷款一千万英镑，支持中国政府发行“法币”，指示英国在华银行接受以一先令二便士比一元法币汇率的无限制兑换，造成法币坚挺地位，结束了中国自明朝以来用银子作流通货币的局面，实现了中国货币现代化。治外法权方面，英国政府放弃任何现象的领事承审、观审权利，使中国政府的“江苏省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和受理前者终审案件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在公共租界成立。最後，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的华人董事名额增加到五名，人数超过日本董事、美国董事，与英国董事的人数持平。不难想像，到了1937年，英国成为中国最友好的国家之一。公共租界因此度过了几个专心于市政发展的年头。

这一点，可以从工部局董事会每两周的周会记录上清楚地反映出来。

1937年6月16日，工部局董事会详细讨论了如何消除杨树浦发电厂烟囱散发含硫空气的尘害污染，是加高烟囱？还是用“洗涤装置”净化设备？还是使用优质无烟煤？董事们最後同意由董事“祁勒理先生向英国索取关于适当的洗涤设备的价格；并要求工务处长和电力公司分别提出关于在本埠的优质煤价格的详细情况；在得到这方面的资料之後，再将此事交由警备委员会处理。”

6月30日，工部局董事会着重讨论了在公共租界配合上海代理市长俞鸿钧关于六年禁

烟计划的数条措施：“1）工部局由上海市政府授权在公共租界设立机构对鸦片烟民做登记和颁发吸烟执照；2）工部局将发正式公告，如发现吸食鸦片而未登记者将依法起诉；3）对上述无照鸦片吸烟人的起诉由工部局负担；4）应收费登记作为办事机构开展工作的经费。”

7月14日，财务处长向董事会汇报在外滩建设旅客登岸措施的预算方案。目前，每月有2000人（接送的亲友除外）在外滩登岸，本年度的预算为十九万元不够用，明年还要每月追加一万到一万五千元。一个董事认为这笔费用应由最大的两家轮船公司筹集。另一个董事说日本邮船会社自己耗资三万元修了一个码头，所以上述费用让工部局负担不公平。总董樊克令（Cornell Franklin）认为事关社会公益，工部局出资四十万元也值得。最後，董事会表决通过了总董的意见。

7月28日，董事会讨论了如何处理在愚园路靠近兆丰公园的几家夜总会过了凌晨2点还不打烊，喧闹声造成附近居民不能入睡的治安问题。因为地点在租界和华界交界处，所以警务处长报告跟中国警方讨论如何联手处理这个问题的进展。目前，双方已经同意凌晨2点後，在通往夜总会的地段设置路障，阻断顾客继续进入夜总会的通路。总董樊克令认为问题不在於夜总会几点打烊，而在于根本不应该在居民区发夜总会执照。总董在下次跟俞市长开会时将向俞市长提出对于那些产生公害的夜总会执照是否应予更新。最後，总董预祝到会各位在即将开始的暑假度假愉快，

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每年都要放暑假。该年的暑假从7月29日（星期四）开始到9月7日（星期二）结束。

暑假期间，工部局董事会休会，作为工部局长期聘用的法律顾问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因此也有相应的夏季休假。

这段休假期间，容定带全家去莫干山避暑。除了上海新闻路的住宅外，容定在杭州武林路58号和莫干山杭州路（芦花荡路）529号，各有一处别墅。莫干山的别墅为避暑专用，

杭州的别墅用来离开上海度过节日短假期。

从上海到莫干山需要一天半时间。头一天上午，搭沪杭班列车离开上海去杭州，节俭的容定借口餐车不卫生，沿途各站出售的当地土产(比如松江的茶叶蛋、嘉兴的豆腐干)更不干净，一律不碰，让全家吃自带的鸡蛋三明治在火车上充饥。到达杭州後，接受老友杭州广济医院院长苏达立医生 (Dr Stephen Douglas Sturton)的邀请去楼外楼晚餐，最後全家在武林路的别墅里度过闷热不成寐、挥汗如雨的一晚。第二天上午，坐长途汽车到达温度比山下低十五华氏度的清凉世界莫干山。

莫干山上，千枝万杆的竹林蔚成一片终年翠绿。清风袭来，奏出一阵阵竹涛树吟。竹林间开出石阶小道，沿着用竹筒修成的水管，将清澈山泉引向竹林後面的一处处红顶灰墙花岗石宅基的西式别墅。

容家的别墅是一棟二层洋房，楼上有三间卧室，楼下是餐厅和客厅。这栋房子没有上海新闻路的主宅那么宽大，没有箱子间，也没有佈置考究的地毯傢俱和挂着名人的字画，却装有更摩登的钢窗。厨房碗柜的下沿用镶嵌图案装饰，墙上钉着专门用来挂水壶和锅子的铜钩。

容家雇当地农户老朱夫妇当别墅的管家。容家来避暑居住时，由老朱夫妇负责买菜做饭洗衣打扫。

莫干山上的早餐内容跟上海家里的早餐内容相似，不过食品的来源不同。面包来自唯一的山间小街荫山路上的一家面包房，那里的烤面包非常入口，却没有用上海面包房那种蜡纸来包装保鲜，所以必须每天清早去买刚出炉的面包，不然就得嚼发硬的隔夜面包皮。牛奶由后山的一家农场供应，但是农场只送桶装牛奶到半山，然後由生性好动的容沐每天清早从容家出发一路小跑到半山，提着玻璃瓶去灌牛奶。

午餐和晚餐的内容跟上海相比，缺了鱼，多了笋。莫干山是山区，鱼类必须从山脚送到山上，所以没有鲜鱼可购。莫干山上到处是竹林，一年四季供应竹笋，所以午晚餐上餐

餐有竹笋干烧猪肉、竹笋煨土鸡、竹笋炒石耳、或竹笋蛋花汤。

每天早餐后，容家的人各有自己的活动内容。容定的主要内容是外出散步。他有一杆奇特的手杖，手杖的手柄可以像剪刀一样合拢分开。合拢的时候，手杖是走路的好帮手。分开的时候，手杖的杖杆跟着一齐叉开，形成一把两脚椅。这样就让容定可以在走路中途，背靠竹树，坐在打开的手杖柄上休息。容定散步的通常途径是沿着竹林小道去旭光台看云海，或是去芦花荡看荷花。有时他会去同样在莫干山上有别墅的朋友家小坐，常去的几家有五金大王叶澄衷的陈姓女婿、退去美国籍的梅华铨律师、和绍兴同乡黄郭将军(于1936年去世)。

根据容定跟罗米的约法三章，容定在避暑期间布置给孩子们的家庭作业份量很轻，所以孩子们有很多自由活动的时间。幼女容斐每天上午去荫山路教会办的音乐班练习钢琴。次子容诺喜爱摄影，每天背着照相机外出捕捉有趣的景色，他有时去剑池摄下悬空10米的飞瀑，有时去后山摄下层次分明的竹林。三子容沐、四字容穗是网球爱好者，他们每天必去打网球。

山上的网球场三面被高高的竹林包围，挡住了上午和下午不同方向的阳光，使某一边打网球的人不会因为逆光而影响视线。

今天在网球场上跟容沐、容穗对垒的是五金大王叶澄衷的两位陈姓外孙和民国元老张静江的侄子。观看他们对垒的是梅律师的两位女儿。梅律师是公共租界里唯一的华裔美籍律师，虽然为了取得中国律师执照已经放弃美国国籍，相知的人仍认定他是美国人。

容沐现在圣约翰 (St Johns) 大学念大学二年级，容穗刚高中毕业，正在等待北京清华大学和圣约翰 (St Johns) 大学的录取书。叶澄衷的两位陈姓外孙明年高中毕业，张静江的侄子跟容沐同校同届。这些青年人都面临毕业后将去何处深造的课题。网球比赛结束后，他们对这个课题展开讨论。

容沐知道父亲容定的意见是铁定要自己去英国留学，但是容沐想去美国留学，理由很

简单：英国大学古板出名，听说学习压力比美国大学要重，生性好动的自己去英国，不是自讨苦吃吗？但是，这样的理由是不能放到桌面上来跟父亲谈判的。要想去美国留学，必须另找理由。

“最好的理由是欧洲快要打仗了，去英国不安全，去美国留学安全，”张静江的侄子思路飞快地出了主意。

容沐觉得张的主意不错，但是张在同学朋友里是出名的吹牛大王，他的话靠得住吗？

“再过两年，英国准跟德国打起来，”张继续发挥，“听我伯父说，张伯伦好比是餐馆老板，希特勒好比是白吃的顾客。老板让着顾客，希望顾客快点吃饱，见好就收。可是顾客胃口太大，老板一定招架不了，那时，他们就会打起来。”

容沐高兴地说：“对，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我把你说的告诉我父亲。”

“如果清华录取我，我是想去清华的。那么北平安全吗？”容穗问。

“当然安全，”张信心十足地回答，口气好像他是日本华北驻军的司令官。“华北签订何梅条约後就像上海蓝浦生调停後一样安全。现在芦沟桥有些冲突，很快就会和平介决的。”

容沐、容穗平时不看中文报纸，根本搞不清近年来中日之间为华北争端签署的各类协定的中文全名。但是，他们听懂了张的逻辑：凡是你想去念书的地方，那里就不会打仗；凡是你不想去念书的地方，那里马上就要开仗。如果有谁要去埃塞俄比亚留学的话，墨索里尼马上就宣佈从埃塞俄比亚撤军。

梅家的女儿们觉得这些男孩的讨论很有趣，但是跟她们无关，因为梅律师已经安排好她们今秋回美国念书。

就在这群年轻人想听听叶澄衷的两位外孙发挥他们想去何处念书的宏论时，容家的管家老朱出现在网球场的入口。

“三少爷、四少爷，老爷要你们马上回去！”

容沐问老朱什么事情这么急。老朱急急忙忙地说了一通莫干山方言，容沐他们都听不懂。容沐无奈地摇摇头，告别各家的年轻人，和容穗提着网球拍匆匆赶回家去。中途，老朱又离他们而去，容沐猜想他是要去找二哥容诺回家。

容定夫妇在楼下餐厅等着孩子们回来。

“上海又打仗了！”容定劈头对回来的容沐、容穗说。两个儿子听得目瞪口呆。

半小时前，容定散步回家，计划坐下来写些东西，这是自己在松岗少爷要求帮忙疏通中国亚太分会执行委员这件事发生后开始的习惯。客厅里的电话响了。电话那头是上海高易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主任露辛达打来的，因为相隔遥远，音质很差。露辛达把嗓门提高到最顶点，容定依稀听清楚两句半截话：“。。。日本人跟中国人又打仗了。。。赶快回事务所。。。”

容定急差老朱夫妇分头去把容家的四个子女找回来，自己打开收音机，听到电台里正在报导昨天晚上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北四川路、军工路进攻中国治安部队，电台在报导军事冲突的间隔里，一边一边地播放南京中国政府发表的《自卫抗战声明书》。

“露辛达要我回去，一定是打仗了，工部局有急事要办。我马上回上海，你们在山上待着，等时局太平一点，你们再下山。”容定对全家人说。

“不，阿爸，我跟你一齐走。”容沐大声提出。

容沐的自告奋勇得到母亲罗米的支持。有容沐这样的“猴子精”待在身边，平时会添麻烦，但在兵慌马乱的时候，倒是会起护驾的作用。

容定容沐父子午餐后搭车下山，途中他们碰到几家私人汽车也在离开莫干山，估计那是一些政府要员应时局需要去南京报到。

第二天早晨，容定父子穿着夏季的白色衬衫，除了那柄奇特的手杖外，没带任何行李，登上了从杭州开往上海的列车。因为临时买票，头二等车厢的车票已经售完，容定父子只好花两元十七毫买了两张三等车厢的车票，容沐却因此长了一些在头二等车厢里体验不到

的见识。

有些看上去颇斯文的乘客，用一本书、一张报或一顶帽子放在自己身旁的座位上，碰到找座位的人请他把东西拿开，就答复“这里有人”，听信了他的憨厚乡下乘客便会去别处找座位。另有一些乘客把装鲜活家禽的笼子放在身边，让家禽占据人的座位，碰到有人请他把笼子拿开，他就回答“笼子太大，脚下放不下。你帮我拿吗？”

刚出杭州站的时候，列车上的景象跟平时差不多。空气里飘荡着人汗味、香烟味、鸡鸭屎味，声音里混杂着打鼾声、交谈声、鸡叫声，车厢的地板上很快出现水果皮、瓜子壳、火柴头、香烟屁股。

火车行驶了一个小时後突然慢了下来，然後完全停顿。这时，容定他们看到一队队步行、骑马、坐车的中国军队沿着铁路匆匆走过。他们的军服并不统一，有的穿草鞋，有的穿布鞋，有的穿皮鞋，有的戴草帽，有的戴军帽，有的戴钢盔，有的光着头。他们的脸上流着泥汗，在八月的烈日下闪闪发光。

火车在时进时停中慢慢爬行，每到一站就会出现一阵上下车乘客的混乱。谁都像火车会不等自己完成上车下车的动作前就要开走那样，你推我挤，反而延误了彼此上下车的速度。推挤过程中，笼子里的家禽发出尖锐的叫声，谴责人类的这个民族缺乏遵守纪律的基因。

下午时分，火车又一次无预警地停顿下来。容沐头伸出窗外，不顾太阳的炎热向四处探望。铁路两边是杭嘉湖平原，远处是起伏的丘陵，近处是刚收割後的稻田，在稻田和铁轨之间长着几颗大树。但是，远远近近看不到一个中国士兵的影子。奇怪，火车为什么要停下呢？。。。咦，这是什么声音？

天空里传来类似蜜蜂的嗡嗡声。这种声音，如果火车正在行驶会被车声淹没，根本听不见。但是在这个人人向车外张望的时刻，却非常清晰入耳。有人高呼：“看，飞机来了！”

容沐看到火车东北方向的天空出现一个白点。白点在阳光下泛出刺眼的银光。有那么一刻，白点仿佛就像钉死在天幕上，一动不动，和天际下的大地、蜿蜒的火车轨道合成一幅固定不变的图画。下一刻，白点变大，蜜蜂的嗡嗡声随之变成轰鸣。

车厢里的乘客不少人是第一次看到飞机，纷纷对这架飞机评头论足，没有人把这架飞机的出现同这辆列车作什么联想，直到飞机机头亮起一颗颗火星。

“东洋飞机开火了！”有人突然尖叫起来。

一排排子弹泻在车厢上、铁轨的砂石路基上，溅起一丛丛灰烟。

惊呼惨叫的乘客们有的拿起行李，有的扔下行李，从车门车窗跳下车去，向铁轨两边疯狂奔跑。

飞机重复做了几个俯冲、扫射、拉高、再俯冲、再扫射、再拉高的动作，每次做完一个循环，总是盘旋回到同一地点，好像有一根绳子把它拉回原地。然后，飞机停止了这种循环，向逃离车厢的乘客袭来。

前面说过，除了几棵树，铁轨两边是刚收割过的稻田，毫无遮掩。容沐拉着父亲躲到一棵大树后，利用粗大的树干作掩护，躲避天上射来的子弹。有一阵子，飞机绕着那棵大树扫射，却被容沐拉着父亲绕树奔了一圈，躲过了子弹的伤害。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这场跟地狱擦边而过的赛跑终于停止了。那架日本飞机终于飞走了。这时，容定父子才发现就在五米之内躺着两个死人：一个男人和他不到五岁的儿子。男人的前胸有一大滩均匀的血迹，儿子面容安详得就跟睡着一样，侧身躺着，一条血迹从后脖流下，已经被烈日晒干。容沐想起二十四小时前自己在清凉世界莫干山打网球，二十四小时后却在这里躲子弹。原来，天堂和地狱离得这么近。容定跟儿子想得一样，他从树干里挖出一颗陷入树皮没爆开的子弹，放进口袋。他准备拿这颗子弹给闸北堂的教友看，作为基督保佑自己父子的见证。

不知是因为火车机头打坏了，还是火车司机打死了。总之，火车躺在那里再也动弹不

得。逃散的乘客纷纷回到火车边，商量该怎么办？有人建议留在原地，搭下一班开来的车离开此地。但是，马上有人指出，必须先把这辆火车拉走，后面的火车才能通行，所以留在此地就是坐等日本飞机下次来袭。既然此地不可留，最好的出路就是在天黑前步行到最近的县城—松江。

容定父子庆幸没有带任何行李，没有任何累赘，凭着容定奇特的手杖和容沐打网球练成的腿力，可以随着其他乘客走到松江去。

下午的斜阳撒在平坦的原野边缘，凝成金黄的暑意，三百多人的乘客，有的提着行李，有的背着孩子，有的还抽着烟。。。沿着铁轨往北走去。

这个季节，太阳要过晚上八点才下山。乘客的步行队伍终于在日光消失前看到了松江车站的水泥招牌。

还没有到达城门时，队伍慢了下来，因为他们又看到了死人。三具被炸成几段的平民尸体横七竖八地叠在一起，死者的衣服碎片和淤血凝成一团。其中一名死者的眼睛还睁着，仿佛在等待过路人把自己炸断的上身和下肢拼合起来才瞑目。死尸周围已经聚起成群苍蝇。苍蝇正在扩大飞行范围，要把放慢脚步围观尸体的乘客们包围起来。

容定父子把头掉过去，从人群里挤出来，快快离开尸体。

城门口，两个戴钢盔穿草鞋的中国士兵揹着枪慢慢来回走动。

容定父子口渴得要命急着进城去找水喝，最好是能买到正广和汽水，或是冰镇酸梅汁。他们的计划是今晚在松江城过夜，明天一早搭长途汽车回上海。

从城门口起端的那条长街两边，有几处炸毁的房子，断墙残垣上不断冒着焦烟，街上的商业活动却没有停止，店铺开着，行人闹闹嚷嚷，黄包车夫在拼命兜生意。容定父子走了四分之一的街面，没有找到任何跟汽水、酸梅汁有关的店铺，只好改变主意，看到一个小贩的地摊上摆着十来个平湖西瓜，便决定在这儿满足解渴需求。

小贩耍杂技一般熟练地将挑中的一个西瓜砍成四块，用旧报纸裹着递给容定父子。

容定正在盘算是找个地方舒舒服服地坐下来吃西瓜呢，还是坐在手柄打开的手杖上吃西瓜呢，却被刚才在城门口见过的那两个中国士兵拦住。士兵里较年长的那个，钢盔下的脸晒得通红，脖子两侧青筋毕露。

“你们是干啥的？”

士兵用浓重江西口音的官话问，这样的官话容定父子根本听不懂。容定的讲官话能力十分有限，在他的一生中除了前清末年去北京考取法科进士时有过两个星期生活在官话环境里的经验，一辈子很少讲官话，他在法庭上要么用英语，要么用沪语对付一切。容沐的官话能力更差，他连用中文看报写作文都不行。这时，容定用带浓重绍兴腔的官话回答：“我不懂你讲什么。”

显然，容定的官话两位中国士兵也听不懂。两位士兵中较年长的那个命令较年轻的那个动手搜身，从容定口袋搜出一颗黄澄澄的子弹。年长士兵问容定口袋里为什么藏子弹，引起新一轮鸡同鸭讲的交谈。士兵们听不懂容定的话，但是确定容定讲的绝对不是当地松江方言，加上身上搜出子弹和那柄可以打开合拢的奇特手杖，这两个人太可疑了！

“带走！”

容定父子摸不着头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们晓得此刻如果不跟士兵们走，会惹来杀身之祸。他们跟着士兵们穿过余下四分之三的街面。街边亮起灯火，木板搭成的货摊林立，围观的百姓吱吱喳喳地指着他们说：“看，两个日本奸细。”

容定默默祈祷基督保佑，容沐默默祈祷基督保佑并暗暗盘算如何脱身。

士兵们带他们走进座落在民宅里的军营。军营前的围墙刚修过，颜色明显比周围的土墙光鲜。军营的空地上堆着许多猜想是要用来当柴烧的树枝，堆起的树枝形成了一间临时茅房的围墙，有些士兵正在那里撒尿。

容定父子被带到一个佩戴“宪兵”臂章的中年军官面前。军官颇有风度地搬来一条长板凳，让容定父子坐下接受盘问。

“说吧，你们到松江来干什么？口袋里怎么有子弹？”

宪兵军官的官话没有夹带任何地方口音，容定完全听懂了。他连忙用绍兴腔的官话解释一切。事後，容定觉悟当时他应该用沪语回答，那样的话，如果宪兵军官听不懂沪语，至少听得清这是某种江南方言。

宪兵军官觉得容定的官话很像是外国人学讲中文。

“这里是前线，撒谎要枪毙！说，你是不是日本人？”

容沐完全听懂军官的话。他立即对军官用上海话说：“长官，我给侬看证据我阿爸不是日本人。”

说罢，容沐弯下腰去褪下父亲一只脚的帆布鞋和袜子。

容定童年时，母亲怕养不活他，按照中国风俗把儿子当女儿养，替他缠裹足，因此造成容定的脚趾之间终身错位重叠。

容沐双手捧起父亲那只裸露的脚对军官说：

“长官，日本人从小穿夹脚趾木屐，大脚趾跟二脚趾是分开的。侬看，我阿爸大脚趾跟二脚趾缠在一起，会是日本人吗？”